夷堅志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十三事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子八秀才董懦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鄜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戚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 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

和中不可再嫁嫁當殺

汝和中蓋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為故夫叱曰我平生為汝累今死矣尚復纏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巫無語而甦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挈與偕行至揚州謀壻將以嫁王趯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閤門宣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牖捽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 卧病踰月昏昏不

能知人二婢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閒聆聆至去矣問爲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定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達州夢淑與人聚博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連夕豈是女子所爲事淑忿怒化爲旋風逐母至牀母驚號曰鬼擊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宜都宋仙

宣和中外舅爲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請

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饌謁其廟財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焚忽大雷雨百里霑足邑人戴神之賜相與出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爲男爲女攷諸圖志問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晝寢夢大輿自外來旛蓋麾旄儀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門卑陋安能容此轉眄間已至廷中跂而窺之則婦人睟容襐飾坐其內驚起欲致敬倐然而寤乃命塑爲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嫗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爲久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掖張翁使去曰困吾母如是何也又扶嫗起立然後去嫗長子及婦孫輩見老人乍仆乍起趨視之歷歷聞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爲不祥未幾嫗死

外舅清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錫盆洗滌傾濁水未盡盆内凝結成冰如雕鏤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鶴一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然外姑劉夫人命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是無日不凝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雖善巧者用意為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

舅有兵部侍郎之命（春渚記聞有曹之一事甚相似）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荅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携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貨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

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
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
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弃婦嬖倡此女
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
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
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
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
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
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

但與倡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祔各洗滌衣斂共卧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為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為怨偶如此然竟伺究焉

楊宣贊

唐州相公河楊氏子娶于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不勝計晚年忽發鬢

間未能爲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瘇蒲一面久之稍愈而潰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右六事皆聞於妻族）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爲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伸色

脩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為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為神

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見晁無咎集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邃於曆學能逆知未來事宣和末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遇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綿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

溢吏民以爲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巫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酌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爲觀察推官就扣其說閻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爲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圈而外繞九重末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穴書

而揭之皆

奇劾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晡時輒爲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譃浪竟夜乃息德遠密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戟手罵曰賊女子忍遽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爲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爲人言之蓋罔罔累旬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予爲禮部郎日德遠爲太常主簿

同行事齋宫爲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凉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語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宫闕故都井邑之盛衰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説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摺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　凡兩月始各捨

去又二年李爲勑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
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荅
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
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陜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
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窆乃反
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
髮爲洒淅除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
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
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若荅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得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劒叱宅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峩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迨事

畢而歸又具以白令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

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珓則天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珓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醵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閒道先入廟雜

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竝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或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徧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荅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能負

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了可黃强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獺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絶涂榑記

綦叔厚

綦叔厚尚書崇禮登第後僦馬出謁道過一坊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

翁仆地缶碎者幾半纍下馬愧謝翁市井人也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捽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唱呼以百數街卒持杖前訶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斂避亦嘗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奔走不暇令君獨跨瘦馬孑孑而來使我何由相避凡侮詬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纍纍有詬辨不爲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多矣爲馬所累顧無可柰何然人生富貴自有

時我豈不願爲宰相豈不願爲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撞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蓋沮以俚語謂棊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居京師大藥肆也故棊用以爲答趙佶季和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黄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黄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説者是已黄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黄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黄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説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絶費力招數醫治藥畧無小効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泊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刃懐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腹取肝啖母以報産育乳養之恩望上眞慈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

唱且以杖擊其背驚回回顧寂不見人
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
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
俟明旦以進母積痾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妾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
伎蒙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
也強以元直畀趙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
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莫未便寤而懼以

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
厠方過再下見詩挺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
走而　遂得病士

魚肉道人

黃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一亥得風搐
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拄頤面掣向後又瘖
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于室一隅飢凍交切然
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時灌以粥飲活至七
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

越一夜乃出則神氣洒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詰曰小兒何所往詐入不歸目此日遊蜃市能說肺腑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錄又罵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去入峩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爲宣撫使奉母夫人來游山見之携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

而去過武當山孫旭先生告之曰羅浮山黃

野人王代時　惠州刺史弃官學道今仙品已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羅浮崇真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尟殆無路可上須扳藤蘿援枯木如猿猱以登不幸隕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爲性命計則可往黃曰若顧戀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僅可容足將反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聞林莽戛戛聲有大蚺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

蟠繞于旁黃瞑目坐達日群蛇以次去復前行崖路中絕獨巨藤拔下垂援之以上時時得小徑然財數十步即途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隨蔓執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嵒　望野人綠毛被體踞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黃不敢喘息久之忽問曰汝為誰何目來此亦何用見我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黃以槲葉杓酌之可

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至人達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蔕芥頃不可留汝觀此間别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之庭尚不敢左右眄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劃然洞開相與入其中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巧石奇花異卉從横布列兩池相對謂黃曰汝留此爲我治花

國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漑濯勿誤也遂先出閉壁門黃奉所教地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果能留意於此眞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兼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所食於鉢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溺使盡飲遺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噉之直俟不

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後稍減 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元道封達眞先生戒令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朴野內含至眞白雲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 葵舊與之善閑居宜興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逐居婺周公適自當塗移守 所書始驗凡此諸說多得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食肉二斤而飲

水猶一斗證其得道始末與周説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為郡守林乘黃中所劾治杖而編隸之

房梁公父墓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壙二丈得石槨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隋司隸刺史房彥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空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即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為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為

中興名宰相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異哉趙不誣

種萵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訶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

徽宗時在幙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拱而

對日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匊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茴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　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　州守馮季周　詢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　秀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右二事皆吳虎臣說

燕子樓

潭州府舍　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爲妾名之曰酥酥兒髮寵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荅曰頗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之　薄晚殉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我與汝語良久乃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路何

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樂入燕寢徑卧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入室拊其背掖之使起坐曰我眞至公所恐他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爲卿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酥酥也計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青黑面極可憎怖卿拊牀大叫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卽抱病遂

王嘉叟說聞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户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子婦以病卒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喪以東汝善囑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不敢違是夜阮夢婦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爲客鬼爲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鍾鳴必奔往聽命極爲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無脫理恐以櫬木爲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窆之山丘無所復恨阮寤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

州營葬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換骨

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霖）并弟震同妻女皆覊管惠州郡拘置兵為都監廳之後僧寺墻角土室内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鑷

椎鑿之屬鋒毛吹刃順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唱
云奉　上帝勑旨爲官人换仙骨語畢升榻商
鄉怖汗如雨謹聽所爲遂以所齎器具恣加制
剮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换
骨訖揖而告去商鄉揭帳視之髑髏一軀自首
至足卧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
呻吟聲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
護至今猶未盥櫛商鄉檜道所視事才絶
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

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　德
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
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
而卒

朱氏蠶異

湖州村落朱家頓民朱佛大首遞年以蠶桑為
業常日事節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蠶
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
如金眉目皆具朱取寘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

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識與佛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爲蛾即飛去

金山設冥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冝與人因妻亡爲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没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是生天象也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彖子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

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洒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吴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栁氏乎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巳逐物爲物所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處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此事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爲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王屋山

道士齊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燕眞人巖前山多栗黃精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視人坐起百爲從傍効之希莊大恠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猴糞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甫數日别有大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傚其動作如前懼不敢復逐意欲出山未决聞有呼之者出户見丫髻童子黃單衣緑帶目有光貌不全

類人問曰麻籠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度嶺盤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喑疾數歲方愈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

王火保

王德火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火保家言曰火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

故荅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皃殊不款曲密詢從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子在臨安聞之於媒嫗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温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乂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産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獰惡可怖即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絶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醫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圃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内豈非一氣所沴乎 王三 恕說

張常先

張常先者嵇仲樞密第三子也性不遜秦丞相

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檄假吏卒别墓怒不設銀香爐捽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爲言者論罷既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編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即日行遇于三十里間叱下車褫其巾使步於馬前未半舍困苦不可忍適

逢所善皇甫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爲祈吳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攜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常先同處一房鎖其戶而自據二妾凡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寧爲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困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惡已甚矣

華陽觀詩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熺謁告來

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
古玄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
嵓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即日鐫諸板揭
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
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冨貴而驕是罪魁朱顔
鬢幾時回榮華冨貴三春夢顔色馨香一土
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
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
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

所爲是歲冬秦亡

秦昌齡

秦昌齡寫眞挂于書室魚內和尚見之題曰動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徘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調宣州簽判歸中塗感疾至溧水疾亟寓於王季羔宗丞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帳縣令薛某買紫羅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某山觀前

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擔草屨一雙籠餅兩

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

益昌齡正四十三歲也　右二事皆太平州璧湯三益記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舊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閤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㨍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

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窻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門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産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鳴玉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氏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

至軍前羸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肮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

昔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旦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

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逕相携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爲寘諸席間而未之言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

舞一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猗頓果何人哉寧躡屩還家茹蔬飯糗以終此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棄館而行不復有意於進取科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伯兄在館中聞同舍說

廣州女

廣州番巷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壻於家女

佷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户以右手指畫肆言讖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栒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即聞之

碓夢

靖康末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逵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

爲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牖間旣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池諦視之葢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其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衆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脚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爲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

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内周圍泥封使經日而
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稟
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
不聞有大過旣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尚如是豈
非三世業乎張晉彥祁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
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閻女也靖康中從
夫官河北爲寇所害旅殯無所歸賴今夕醮力
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
不存者詢之相與酬荅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

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嘉叟記之於晉

異人癰疽方

歙縣丞胡權遇異人都下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砭服之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藭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為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為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

不若酒力之竒妙京師人苦背瘍七十餘頭衆
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
治癰疽惡瘡而用藥如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
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
導血脉補中益氣爲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爲
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　錢
匕火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迸
若有物托之於内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癰發於
匈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甬項石不能動

服藥一口瘇即散餘小癤如粟許明日平安
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殞命醫手明年其
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
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去其它
効驗甚多眞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
麄取淨　之子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
下路傍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搔之得銀

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　其文曰
琅邪王氏女江南熈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
城　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尚書

邵武士人黄豐馮諤一鄉佳士也同謁本郡福
廟求夢夢有黄三元馮尚書之語皆喜目
其後豐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
第所謂三元乃如此諤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
甲科爲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

鼎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尚書薦諤自代未及用卒於官所謂尚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